

《庄子》的注本与版本

卢 贤 中

《庄子》一书，秦汉时期不甚称引。魏、晋以降，玄学兴起，魏晋文士，喜谈老庄，蔚然成风，《庄子》一书始而盛行。晋朝为《庄子》作注的有向秀、郭象、李颐、李轨等，各种注本的卷篇数都不相同，向秀注二十卷二十六篇，郭象注三十三卷三十三篇，李颐集解三十卷三十篇。这一时期注《庄子》者虽多，但未有能超过郭象者，正如陆德明所说：“唯子玄（郭象字）所注，特会庄生之旨，故为世所贵。徐仙民、李弘范作音，皆以郭本，今以郭为主。”（《经典释文》）于是其他的不同卷本也就自然被淘汰了，现存只有郭象注的《庄子》三十三篇。《庄子郭象注》十卷附《释文》唐陆德明音义，宋刻巾箱大字本。民国十一年至民国十六年（1922—1927）上海商务印书馆据大字本影印《续古逸书》本，题为《南华真经》，这是我们现今看到的最早的《庄子注》本。清光绪中浙江书局刻《二十二子》本、民国十九年（1930）上海中华书局刊《袖珍古书读本》本，民国二十五年（1936）上海中华书局排印、缩印《四部备要》本，皆题为《庄子》。

隋代研究《庄子》一书者极少。唐代，玄学凋弊，佛学昌盛，儒学也在“复兴”，但唐朝封建统治者认老子为祖宗，并策封庄周为“南华真人”，《庄子》为《南华真经》，提倡解《老》注《庄》，于是注释《庄子》之风又起。不过唐代注《庄》之风与魏、晋截然不同，它多重字义、音释，少重义理，不尚纵放，

并混杂神仙说，且已开始了佛道融合之趋势。从文献中查出唐代注释《庄子》者二十余种，即：何妥《庄子义疏》，张羨《道言》，王穆《庄子疏》，杨上善《庄子注》，陆德明《庄子音义》，冯廓《庄子古今正义》，成玄英《南华真经注疏》，文如海《庄子正义》，张九垓《庄子指要》，元载《南华通微》，孙思邈《庄子注》，张游朝《南华象罔说》，《南华真经天运品》柳纵《庄子注》，王玄古《庄子集解》，尹知章《庄子注》，甘暉《庄子注》，李含光《老子庄子周易学记》，《庄子义略》，陈延五《庄子疏》，贾参寥《南华通真论》等。上述已知的二十多种著作，流传下来的只有陆德明的《庄子音义》，集有向秀注、司马彪注、郭象注、李颐解、李轨音、徐邈音、简文疏等，具有重要的价值。成玄英的《南华真经注疏》着重文字的质实考据，虽杂有神仙之说，但也有一定的参考价值。

宋、明两代，我国封建社会已经进入后期，统治者企图寻找新的思想武器，以稳定其统治，因此，注释《庄子》之风甚盛。宋、明人注解《庄子》，一般着重义理，研究它的哲学思想，但又与魏、晋不同，多半用佛理来理解。因庄子思想本与佛说有相通之处，所以就解《庄》来说倒是有了新的创获。宋、明思想家着重研究的是庄子的哲理，发展唯心主义的逻辑思维，很少带有感情色彩。宋时注释《庄子》者有六十余家，即张昭《庄子补注》，张炬《庄子通真论》、《南华真经篇目义》，宇文居滋《庄子气诀》，王应麟《庄子逸篇》，贾善翔《庄子直音》，吕惠卿《庄子义》，李士表《庄列十论》，陈景元《南华真经章句义》、《南华真经句余事》、《庄子阙误》，王雱《南华真经新传》，刘概《庄子注》，林疑独《庄子注》，陈详道《庄子注》，赵以夫《庄子注》，吴棣《庄子注》，王旦《庄子发题》，林希逸《庄子口义》，范应元《庄子讲语》，褚伯秀《南华真经义海纂微》，何南卿《南华注》，洪思祖《老庄本旨》，王曙《庄子

旨归》，雷思斋《庄子旨义》，刘须溪《评点庄子》等。明代注释《庄子》者更多，主要注本有：焦竑《庄子翼》，方虚名《南华真经旁注》，朱得之《庄子通义》，沈一贯《庄子通》，金兆清《庄子榘》，谭元春《南华经发明》，李贽《庄子解》，孙应鳌《庄子要删》，归有光《南华真经评注》，闵齐伋《庄子》，释德清《庄子内篇注》，黄洪宪《南华文髓》，程以宁《南华真经注疏》等。其中主要的并对后代有影响的有林希逸《庄子口义》，褚伯秀《南华真经义海纂微》，焦竑《庄子翼》，释德清《庄子内篇注》。

宋林希逸撰的《庄子口义》一书，不引诸家，而述“己意”。该书善于解《庄》，不为《庄子》文笔“鼓舞处”所惑，而注意从《庄》文全体着眼，非因字碎句琐为注者可比。该书的版本有宋刻黑口本、明施观民校明刻本、明嘉靖年间白棉纸印本、明万历五年（1577）蒲州何汝成四川重刻本、清乾隆三十年（1765）

《四库全书》抄本、民国十二年至民国十五年（1923—1926）上海商务印书馆据明正统本影印《道藏》本、民国间上海商务印书馆据明本影印《道藏举要》本，皆为三十二卷。宋褚伯秀所撰的《南华真经义海纂微》一书，共一〇六卷，是集宋代注释《庄子》之大成之作。该书有明正统中刻《道藏》本，民国十二年至民国十五年上海商务印书馆据明正统本影印《道藏》本，明兰格抄本，题为《庄子注》，不分卷。明代焦竑所撰的《庄子翼》，收集了明代以前各家对于《庄子》的解释，可谓集宋、明注《庄》之大成，该书的版本有明万历十年（1587）秣陵王元贞刻本、清乾隆三十年（1765）《四库全书》抄本、民国三年至民国五年（1914—1916）上元蒋氏慎修书屋排印《金陵丛书》本，为七卷。明释德清所撰《庄子内篇注》，虽多以佛义解《庄》，但较少牵强附会之处，大旨本林希逸，且有进一步发明处，该书的版本有清光绪十四年（1888）金陵刻经处本。

清代注《庄》之风更盛，注释《庄子》的著作很多，有的着重《庄子》哲学思想的研究，更多的着重于校勘训诂考证。清代学风，变宋明义理之学而为朴学。这一时期，对《庄子》的校勘训诂，颇有创获。而从阐发义理方面解《庄》，也仍在进行，大致可分为两派：一派如宣颖等人，上承林希逸、焦竑等而有不少发挥；另一派，则牵合程朱理学，比附周敦颐的《太极图说》等。

清代解《庄》的著作大约有六十余种，如王船山《庄子解》、《庄子通》，胡文蔚《庄子吹影补注》，周拱辰《南华真经影史》，姚鼐《庄子章义》，王懋竑《庄子存校》，王念孙《校庄子》，卢文弨《庄子释文考证》，吴世忠《庄子解》，胡文英《庄子独见》，徐廷槐《南华简抄》，高月秋《庄子释意》，郭阶《庄子识小》，方文通《南华经解》，陈寿昌《庄子正义》，郭庆藩《庄子集释》，王先谦《庄子集解》等，其中最重要的有王船山《庄子通》、宣颖《南华经解》、郭庆藩《庄子集释》和王先谦《庄子集解》。王船山是当时思想界之卓卓者，《庄子通》是研究他思想的重要资料。王船山评解《庄》，志在去除前人以儒佛之说对庄子的附会，清理出一副庄子的本来面目，同时在解文的字里行间指出缺点所在。王船山对《庄子》的评解，对我们研究《庄子》一书是具有重要参考价值的。《庄子通》的版本有清同治四年（1865）湘乡曾国荃金陵刻《船山遗书》本、1954年北京中华书局排印《庄子解》单行本。宣颖的《南华经解》为清人解《庄》不可多得的著作，承林希逸等人解《庄》之义，多有发挥，该书的版本有清康熙六十年（1721）刻本、清同治四年（1866）新建吴坤修半亩园刻本、清康熙六十年（1721）宝旭斋刻本、清季海清楼翻刻本。郭庆藩的《庄子集释》和王先谦的《庄子集解》是清代末年，替《庄子》注解所作的总结。郭庆藩的《庄子集释》既收集了郭象注、陆德明音义和成玄英疏的全文

又吸收了清代卢文弨、王念孙、洪颐煊、郭嵩焘、俞樾、李桢诸家校释的成果，并附有郭嵩焘和他自己的意见，该书虽然没有广泛地采集宋明以来阐释《庄子》思想的各家见解，但仍不失为流传最广和最好的本子。该书的版本有清光绪二十年（1894）湖南长沙思贤讲舍刻本、清上海扫叶山房石印本、1961年中华书局排印本。王先谦的《庄子集解》比较简明扼要，此本既收前人成果，又有各家考证，主要版本有湖南思贤书局本、民国年间商务印书馆排印《国学基本丛书》本、1954年中华书局重印本。

近代注解《庄子》的书，大都采用训诂校释的方法，且往往在校释中渗透一些自己的观点。总的来说，在清代朴学基础上又有新的进展。这一时期的主要注本有刘师培《庄子校补》，严复《庄子评点》，章太炎《庄子解诂》、《齐物论释》，廖平《庄子新解》，梁启超《庄子天下篇释义》，马叙伦《庄子义证》、《庄子下篇述义》，阮毓崧《庄子集注》，刘文典《庄子琐记》、《庄子补正》，王叔珉《庄子校释》，于省吾《庄子新证》，高亨《庄子今笺》，闻一多《庄子内篇校释》，钱穆《庄子纂笺》等近五十余种。这些注本大都作了一些文字考订工作。其中王叔珉的《庄子校释》收集了现存的各种版本作了比较校订，并附有佚文，是比较好的本子。

这些年来，中华书局又出版了曹础基的《庄子浅注》和台湾学者陈鼓应撰写的《庄子今注今译》。《庄子浅注》以郭庆藩《庄子集释》为底本，参阅其它本子，择善而从，凡于底本有所改动者，必在注中加以说明。该书每篇篇首有“说明”，概括该篇中心，指出其中的主要问题，每段之后有段意说明，而且必要时稍加评点。该书注解通俗、浅白，除了对生字难词注明音义外，有些句子还根据上下文意略加串解，对初读《庄子》的人帮助很大。

《庄子今注今译》一书的特点表现在：（1）征引广博而有

选择。作者不仅列示了历史上有代表性的注解，还吸收了当代一些学术刊物和书籍的研究成果，并引用了英、日文的有关参考资料。内容丰富而不庞杂。（2）校勘精密，独具匠心。《庄子》一书，由于年代久远，互相传抄，讹误之处不少，如不加校勘有些地方语意不通。该书作者在勘误及疏通文意上下了不少功夫。（3）译语流畅，基本上体现了庄周汪洋恣肆的文风。这部书在诠释、译文方面，有些地方虽还有待推敲，但仍可以称得上是一部研究《庄子》有参考价值的著作。

作者工作单位：安徽大学信息管理系

（本文责任编辑：权儒学）

“二十世纪文献学”专栏稿约

一、欢迎文、史、哲及文献学等方面的专家学者自选题目，畅谈与总结本学科文献资料的新发现、新考订、新整理以及文献学的相应进展。专题不限巨细，领域不拘广狭，要在世纪性文献学成就的总结。

二、欢迎以殷墟甲骨、商周金文、汉简、石刻、敦煌文献、明清档案以及版本目录、古籍收藏与交流等方面立题的文章。然因排印的困难，有较多甲骨文、金文或较多异体字的文章不便登载。

三、也可就本世纪内对文献之发现与整理做出巨大贡献的名家立题，但内容应不同于一般“传略”。

四、以文献学总体为题的宏观或概述性文章也可，然不便多载。

五、每篇文章限两万字以内。内容既属总结性，应是“述而不作”或略作评述。

六、本专栏长期设立。

《文献》编辑部启